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一三七回 真奸賊無藥能治病 假濟顛有術可欺人

話說張大人家中這個缸片精，本沒了大不得的本領，但是他看見人手上捧到瓦器、瓷器，他總要扔他一個筋斗。只因那一日把個女親的頭砸開，張公子一面寫信告訴父親，一面就發急道：「我聽便怎樣，總把濟公和尚請來，拿住你碎屍萬段，方息我心頭之恨。」當時這妖精聽得親切，暗道：不要他真請了個降妖的和尚來，我一人弄他不過，還要趁早去同師父想個法子才好。主意已定，將身一扭，登時就到了山洞裡，去見獨角獸。那知才進洞口，就聽見裡面就同黃牛怪喊的一條聲腔，走進裡面，遠遠看見一個野牛精，跪在地下，那獨角獸騎在他身上，用那頂上的一只角將他一觸一喊，觸得鮮血滴滴的。缸片精要上前替這野牛討個人情，忽聽獨角獸喊了一聲，就同天崩地裂一般，跟後便說道：「缸徒弟，你來得正好，你前次孝敬我的那個方方的豆腐塊子那樣東西，現今都沒有了。」缸片精道：「這怎麼的，難道師父的東西還有個方屁股出八角屎的人敢來偷嗎？」獨角獸道：「缸徒弟，你有所不知，只因那日我到金匾山有事，就叫這孽畜看洞。不料到我回來，巧巧的把你送我的兩樣物件統統被人偷去。」缸片精道：「師父且請息怒；在徒弟看來，且莫責罰師兄，且請轉算轉算，究屬是什麼人偷的，可能取得回來。」獨角獸道：「還到你說，我久已算過了，就是那濟公和尚著人來偷去的。這些東西，現今仍到了你家主人那裡去了，這還取得回來嗎？」缸片精一聽，忙向獨角獸面前一跪，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還求師父早早把這濟公處置他一場，他現今不但幫著張公取回珠寶，兼之早晚還要來捉徒弟呢！徒弟此來，也是為的這件事，還要求師父搭救搭救才好。」獨角獸聽畢，就吃了一嚇，暗道：我那是濟顛的對手？同他為難，是自尋苦吃了。但在徒弟面前，又不便就說弄人不過，只得說道：「你快些起來，不必如此。我說那珠寶取不回來，並非因濟顛僧的本領高強，只因張欽差好容易把珠寶取回，自然叫人日日看守。這個道理取不回來，那裡是懼怕這和尚的呢！你起來好好的回去，他的本領諒情鬥你不過。總之他不到此同你為難也就算了，若是到來，你代我滅門絕戶的扔他□個八個筋斗，跌得他暈頭暈腦，他此後就不敢再來同你為難的了。」那缸片精聽說，又磕了一個頭說道：「師父的明見，徒弟一人終怕敵和尚不過；這事務要求師父著師徒分上，總要幫助一臂才好。」獨角獸見他纏繞不休，又曉得濟公不是好惹的，就裝做動氣的樣子說道：「快些滾去，不許再說了。你們這班徒弟，實在令人可恨，平時芝麻大的孝敬沒有，有了灰星大的事情，就要把個師父拖了直走。我師父有論乾的徒弟，大約沒一日沒個沒事，要都像你這樣，不是還要把個師父撕開的嗎？」說罷，四手四腳的向他身上一騎，偏過頭來，用頂上那支角就往下觸。此時缸片精嚇得魂不附體，忙就地爬出獨角獸的襠下，頭也不回，沒命似的直望洞外逃走。

可巧走不多遠，忽聽旁邊樹林裡喊道：「缸兄弟且住，這急急忙忙的有什麼事呢？」缸片精調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個轆軸精，一個磚頭精，一個瓦礫精，一前一後在林裡走呢。缸片精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三位師弟。」三精道：「師兄這樣忙法，去替師父幹那件事呢？」缸片精見問，就啣啣的哭起來道：「師弟等有所不知，只因我在主人家裡偷了兩件寶貝恭維師父，現今我的主人去請濟公和尚，要同愚兄為難。我特為跑得來請師父幫忙，不料師父反轉大怒，就用那頭上的寶貝觸來，險些喪了性命，我此時急急忙忙是逃走的。」說罷，又啣啣的哭個不住。轆軸精道：「師兄且不必哭。說在地師弟兄四人皆是一類，同那些被毛戴角的到底有些合不來；難得我們遇著一起，我們就同你去，助你一臂之力是了。」磚頭精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，我聽說這濟公和尚不甚好惹，不如我們到了你的主人屋裡，趁著和尚不曾來的時候，鬧他個天翻地覆，叫他不能安身，擠著他搬了讓去。要是和尚請不到來，這件事就可以懈怠下去了；要是和尚到來，先累著轆師兄同他碰碰再說。」瓦礫精道：「此計大妙，我們就趕快作法走罷。」

四人當下就借著妖氣，滾的滾，跳的跳，不上一刻，已到了張府。外面天光已黑，四人就到著上房天井裡，所以那奶媽出來看見的那個和尚，就是個轆軸精。當下奶媽一喊，大眾就各顯各的神通，磚頭、瓦礫、缸片、石子鬧起來了。一連鬧了兩夜，並不見張家有搬讓的話，一眾妖精好生作躁。忽然瓦礫精又想了一計，說道：「我們何不如此，叫做將計就計，不是就可以暫時叫他家搬讓了嗎？」眾妖鼓掌大笑道：「妙計妙計！不但叫他家暫時搬家，而且還可以叫他再也不找濟公和尚去了。」眾妖計議已定，轆軸精又道：「但有一層，這濟公和尚但不知是個什麼樣子？」磚頭精道：「他的樣子我倒看見過的呢！那日也因他要著人來探查水底，師父著我到欽差衙門探聽消息，我見他同張欽差對面坐著吃酒，所以我認得了他。」轆軸精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且變來把我看看。」磚頭精見說，就閉著眼睛默念了一息，忽然搖身一變，果然變做同濟公一式，也是赤腳草鞋，穿了一件破衲衣，戴了一頂壞僧帽，滿面油垢，頭髮有三四寸長。轆軸精一看，不住的搖頭道：「不是不是，濟公是個大名頭的和尚，怎樣只邋裡邋邋的呢？你不要把苦我吃罷！」磚頭精發急道：「你這師兄說那裡話！我如有一點欺謊，你就叫我的子子孫孫皆被人家輔在毛廁上聞臭氣。」轆軸精見他發咒，知他絕非欺謊，朝他定神望了一望，也就搖身一變，說道：「磚師兄，你看看可像不像嗎？」磚頭精道：「一些不舛。」眾精見天光尚早，依舊還了原形，藏在後園裡，專候太陽下山，就好行事。這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公子一連被妖怪鬧了兩夜，真個神急不安，暗想道：濟公和尚不知那一天才來，照像這樣鬧法，如何是好？看看外面日光倒又要落了，廚房裡就老早的把晚飯開上，一家三口兩咽的趕快吃完，就各歸各處，關門閉戶。張公子夫婦坐在房裡，外面就是四個保家的，一眾老媽皆在老太太房裡做伴。到了黃昏過後，恰巧一個貓子在屋上擱下一片瓦來，張公子把眼一定，用手向上指著，舌頭伸伸的說道：「不好了，倒又來了。」那知聽了半晌，卻也不再動靜。忽聽遠遠的就同有人敲大門，擊擊冬的打不絕聲，暗道：難道今日到大門外面去鬧不成？正然展三惑四的，忽然一陣腳步聲，談著說著的走到裡面。張公子道：「嚶嚶，不好了！今日妖怪直即的會說話了。」話言才了，但聽看門的一個老人喊道：「少爺們不要怕了，請開門罷，濟公師父來了！」張公子一聽，歡喜非常，跑到房外，也不等保家的開門，自己就動手把門放開。朝外一望，果不其然，一個邋邋和尚走進來了，張公子連忙迎上，請叫了一聲「聖僧」，恭恭敬敬朝旁邊一站，但見「聖僧」裝腔做勢的謙了又謙，這才走進屋裡。張公子曉得濟公的脾氣，忙叫家人辦酒。可憐那些家人一個個嘴裡答應，那兩條腿子再也不走。張公子曉得大眾心病，便說道：「你們只管出外，聖僧既然在此，諒沒個膽大的妖怪再敢來了。」家人這才搭了伙伴，點著燈籠，跑到後面。

張公子便向『濟公』道：「請問家父有封信去請聖僧，聖僧可曾收到？」『濟公』忙起身答道：「令尊老大人所賜之信，貧僧已收到了。」說畢，又眼觀鼻、鼻觀心的坐下。張公子見此回這個濟公恭而有禮的，迥非頭一次來那種形像，心裡酌量道：大約是因為做了大成廟敕封的方丈，所以就循規蹈矩。忽然又想到：怎麼前天才由平望專的差，今日他倒接了信跑到這裡，那能這樣快法？便問道：「師父是那一日接的信，因何這樣快？」『濟公』見問，暗暗吃了一驚，笑說道：「令尊發信的時節，僧人已曉得了。要是拘拘的等候信到，那還算有法力的人嗎？」張公子聽了這樣說法，心裡格外佩服，忙催人趕快把酒送來，吃過酒就好捉怪。不上一刻，廚房已把酒送到，一眾家人見裡外的走，不曾遇見一塊磚頭、瓦礫，沒一個不歡喜，暗道：這位聖僧的法力真大，要是他老人家不曾來，此時天井還能走路嗎？回頭候著他把妖怪捉住，我們倒要細看細看是樣什麼妖精呢。大眾說說笑笑的，已把酒兒菜兒的上齊，張公子便邀『濟公』上座。『濟公』再三謙禮，說道：「欽差大人府上，貧僧怎敢上坐？」足足謙了有半炷香的時候，這才坐下。轆軸精把桌上一看，真個珍饈百味，無樣不齊。暗道：這樣飲食，也要想個主意，叫師兄師弟都來嚐嚐才是道理。打算已定，就開懷暢飲，席間談了些閒文。

酒飯已畢，張公子便問道：「請問聖僧，捉這妖怪，可要預備些什麼物件？」『濟公』道：「權且莫忙，候我到外面查查點點，再定主意。」說罷，便扯了張公子一同走到天井裡面，頭仰朝天，嗅了幾嗅，又用手捏了一個訣，指東畫西、呢呢喃喃的半晌，忽然狂風大作，飛沙走石的，直見牆下走來一個老者，白鬚拖胸，手扶拐杖。張公子嚇得汗毛直豎，轉身就要向屋裡逃走，單是那兩隻腿子抖抖索索再也拖他不動。畢竟不知這位老者究竟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